



第三届作家杯

YC.QQ.COM



纳兰霓裳
著

鳳求凰

II

落雪本无尘，后宫之主无奈陷入纷争，欲罢不能。
情归本一诺，绝世女子无悔情不由已，何去何从？

【大结局】

现代出版社





陈兰霓裳
著

鳳求凰

II

【大结局】

落雪本无坐，后宫之主无奈陷入纷争，欲罢不能。
情归本一诺，绝世女子无悔情不由己，何去何从？

现代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求凰Ⅱ/荷兰霓裳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0188-922-5

I. 凤... II. 荷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200230号

凤求凰Ⅱ

作 者/ 荷兰霓裳

出版发行/ 现代出版社 (北京市安外安华里504号

邮编: 100011)

策 划/ 牛力

责任编辑/ 涂卫东

特约编辑/ 牛力

文字编辑/ 谷美玲

版式设计/ 酒心堂·堂主

印 刷/ 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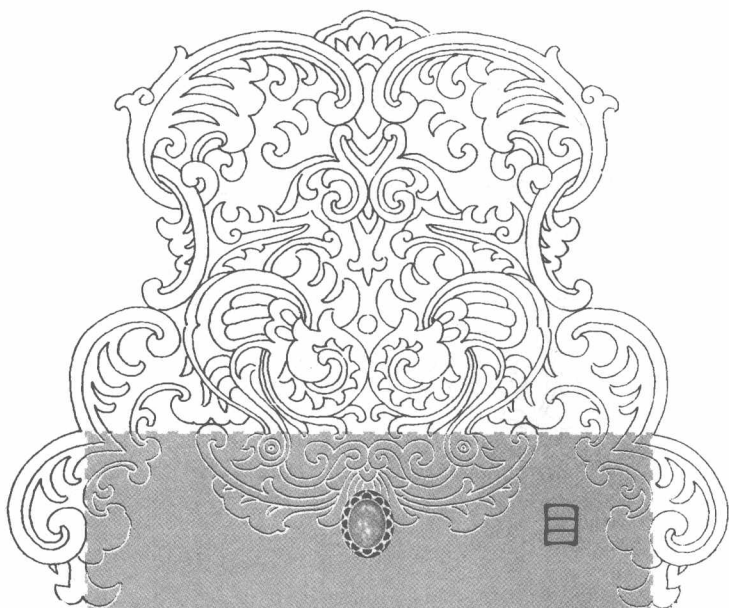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/ 787×1092 1/16 17印张

字 数/ 250千字

版 次/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 ISBN 978-7-80188-922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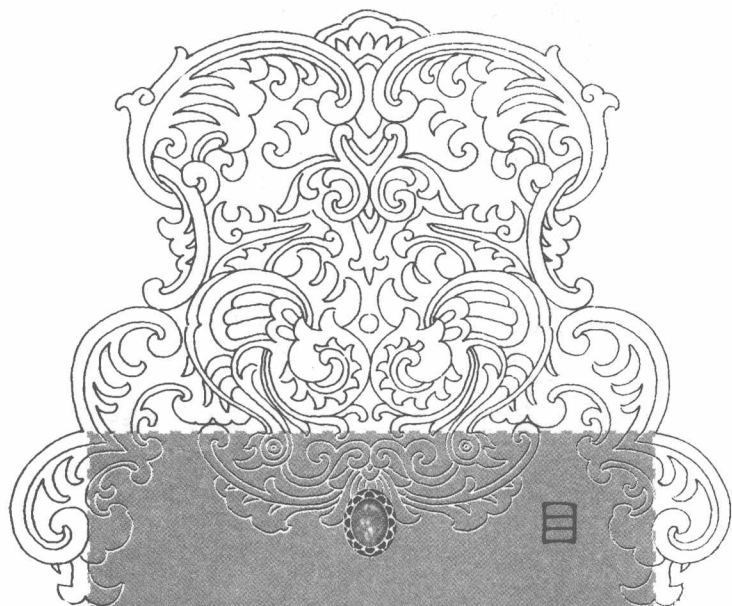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/ 24.00元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悠悠此恨情无极 01
- 第二章 人间万事消磨尽 09
- 第三章 西宫别夜堪惆怅 15
- 第四章 一朝诏下辞金屋 20
- 第五章 但愿君恩顾妾深 27
- 第六章 览尽经年恩仇事 34
- 第七章 断云幽梦事茫茫 43
- 第八章 人事沧桑奈何求 51
- 第九章 从来薄福送倾城 60
- 第十章 游丝有意苦相萦 70
- 第十一章 相逢不尽平生事 77
- 第十二章 君恩已尽欲何归 84
- 第十三章 无情物外谁翻案 90
- 第十四章 青天自有通宵路 99
- 第十五章 微躯此外更何求 107





目 录

- 第十六章 香销被冷残灯灭 115
- 第十七章 道是无晴却有晴 123
- 第十八章 相思相忆无相见 134
- 第十九章 却从冷淡遇繁华 141
- 第二十章 闲花落地听无声 149
- 第二十一章 应知闺内善周旋 157
- 第二十二章 何须妩媚争如意 166
- 第二十三章 一帘幽月清平调 177
- 第二十四章 善手明徽高张清 188
- 第二十五章 欲为圣明除弊事 203
- 第二十六章 惟将终夜长开眼 218
- 第二十七章 落花飞雪何茫茫 234
- 第二十八章 同来不是同归去 245
- 第二十九章 日落沧桑又万年 255
- 第三十章 天上人间情一诺 261





第一章 悠悠此恨情无极

漫天飞舞的白色幔帐在风中猎猎作响，我闭上了眼睛，不忍再去看那红木雕刻，镶着万福万寿的如意棺木。棺木被缓缓地放进了早已准备好的墓穴里，震天的哀乐在耳边回旋，我无法逃避，任由风将余音吹进自己的耳中。

父亲的微笑浮现在我的眼前，那么的慈祥，充满了无限宠爱，我不由自主地向前迈去，向他伸出手去。素绡缟纱的孝服有着长长的下摆，我一个趔趄，向前倒去。

有人扶住了我，那双手很温暖。我抬起头，他担忧的目光里有些哀痛。我垂下眼帘，定定地盯着那双扶着我臂膀的手，突然间涌上了无法抑制的恨，我的唇微微抖着，不由地打了个冷战，拼命地克制着自己。

许久，哀乐的曲调在空气中停了下来，我慢慢地抬起了头，沈羲遥的脸就在我的眼前，我心里一怔，别开眼，松了他的手，自己站了起来。沈羲遥的手轻轻地抚过我被风吹得凌乱的头发。

我朝着父亲的陵墓跪地叩拜。沈羲遥执香上前，拜了三拜，他身后的文武百官，一个个躬身下去，哭声响成一片。父亲的荣耀，在此刻达到了顶峰，但也是最后的荣耀了。

法事持续了三天。每日，我都安静地待在明镜堂里诵经念佛。





明镜堂建在皇宫御花园边上，四周是茂密的松木，还有槐树环绕，从雕花的窗户望去，满眼都是一年皆绿的树木，还有一角蓝蓝的天空，殿堂里终年焚着檀香，到处都是浑厚深沉的味道。

我安静地诵读《大悲咒》，身边是微黄的经卷。这是专门从翰林司皇家珍籍库中取出来的，是历代传下的真迹，很是珍贵。烛光晃动中，那微黄的书页散发着历史的沧桑，那一刻，我的心前所未有地平静了下来。

2

沈羲遥派了大批侍卫守在明镜堂周围，但却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他想让我在一个宁静的氛围中忘记丧父之痛。可是，即使我能从这种悲痛中恢复过来，最深处的伤又该怎么办呢？

我静静地跪在明镜堂里诵念着手上的经书，偶尔，抬头看看明镜堂里浑金莲花的天花，那漫铺开去的纹饰，使整个殿堂显得非常高远。我的面前是一尊纯金观音像，我常常凝望观音温柔慈悲的面庞，那看尽世间悲欢离愁的眼睛里，放射着无量的光芒，充满禅机。我的心越发平静，平静到我忘记了所有。

一连几天，我都没有见任何人。我知道有很多次沈羲遥都站在门外凝望着我，我的心会在那个时候激烈地跳动，仇恨也会蔓延上来，失去一直以来的平静，我还是忘不了那发生过的一切。

七日后的清晨，一早醒来，我觉得浑身无力，可能是前天夜里抄写《阿弥陀经》时受了点凉，可我依旧跪在菩萨面前，拨动着手上的黄玉念珠，一时间有点恍惚和眩晕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我慢慢地回过头，阳光倾洒进来，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，握着经书的手紧了又松开。睁开眼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我面前，我努力地抬头看他，他目光深邃，我的心跳动着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，朝他微微一笑：“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”我的头很疼，浑身酸痛无力，抬头看他有点吃力。

沈羲遥看了看四周，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我，满眼的怜惜，温柔地对我说：“已经七日了，该回去了。”

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心里没有一丝的波澜。我摇摇头：“皇上，臣妾想在此为父亲诵经理佛一个月。”我的声音很轻，也许是早晨的风因敞开着的门吹进来的缘故，突然间，我猛烈地咳嗽起来。



沈羲遥的脸色一变，慌忙轻拍我的后背。

我的身子很明显地震了一下，漫金的地面反射出他的身影，很模糊。我只能看到自己的脸，长长地垂到地面的发丝中间，憔悴的双眼，依旧是仇恨。

“皇上。”我止住了咳嗽，借着他手上的力量站起身来，膝盖因长时间的跪地酸痛不已。一个趔趄，我跌倒在他的怀里。我感受到了他的心跳，那么猛烈，如同我的。我看着面前那尊菩萨像，轻轻地笑了。

“怎么穿得这么少？”沈羲遥扶住了我，细心地打量着，轻轻地摇着头。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一件素白细宫纱孝衣，长长的发丝散落了下来，那根用来盘住发髻的木簪已经掉在了地上。我突然感觉到了冷，然后，漫无边际的寒冷越来越重，我有些害怕，抬头看着沈羲遥。

沈羲遥深吸了一口气，扶着我的手，加重了些力道。

“是啊，臣妾也觉得有些冷。”我低下头，轻轻地说。目光却落在了明镜堂正殿通向内室的拐角处，那里，一件狐毛披风露出雪白的一角，我上前一步，靠在沈羲遥的怀里，喃喃自语道，“羲遥，你的这里好暖。”然后，就觉得天地都旋转起来了，自己倒了下去。

睁开眼，是熟悉的红色，这是坤宁宫东暖阁，我身上盖着大红撒金百子千孙被，头顶是五福万寿的纬帐。房间里燃着安神用的玉瑞端合香，我平静地躺着，眼神空洞。虽然我一直逃避回到这里，回到这个让我时刻都无法忘记自己是谁的宫殿，可我还是无可避免地回来了。我笑了笑，迟早都是要回来的，不是吗？

我坐起来，看到惠菊和芷兰坐在桌子旁边，惠菊趴在桌子上打盹，芷兰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眼前的一只玉碗。我觉得自己好了很多，只是身上还有点冷，拉过被子，裹住自己，轻轻地唤了一声芷兰，声音一出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，那么的微弱，那么的沙哑。

芷兰迅速站起身，惠菊也醒了，快步走到我的身边：“娘娘，您醒了。”

惠菊看着紧裹被子的我，问：“娘娘怎么了？”

我没有看她，小声地问：“怎么这么冷？”看着惠菊和芷兰身上初秋的宫衣，“你们不冷吗？”说话间，竟打起冷战来。芷兰的脸色一变，惠菊也不说话了，我不解地看着她们，余光却落到了之外的地方，突然明白了过来。坤宁宫东暖阁里摆着四



个错金麒麟火炉，此时里面正燃着雪炭，轻烟徐徐，整个坤宁宫里应该是热的，可是，我却觉得那么那么的冷，冷得我用抓紧了被子也无济于事。

“娘娘，奴婢去请太医。”芷兰正色对我说。惠菊为我拉好被子，又唤来小福子和小禄子，将火炉抬到离床近些的位置。我的脑袋昏昏沉沉，昨夜没有盖被，早晨又是单衣，自然是惹上风寒了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他恐怕不会留在我身边了吧。只是，我并没有想到这风寒竟来得如此严重。

隔着漫金撒花的绣帘，太医院最好的张太医眉头紧皱，惠菊和芷兰侍立一旁，沈羲遥因西南的紧急军情仍在御书房中。我嘱咐了芷兰先不要告诉他，因此，此时他应该还不知道吧。更何况，由于西南的军情，羲赫一定也在御书房里，我不想让他担心，更不想他跟着前来，因为今夜，我要独自一人与沈羲遥在一起。

帘外的张太医，眉头忽紧忽松，我的心突然揪了起来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之前的一些不对劲涌上了心头。张太医的眉头舒展开来，正要开口说话，我抢先一句，对着外面的惠菊和芷兰说道：“本宫还是觉得很冷，惠菊，你带着小福子和小禄子再去寻个火炉来。芷兰，你去准备些蜂蜜水来。”芷兰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，还是走出去了。

我看着门被关上了，才对张太医说：“张太医，你先对本宫讲吧。”

张太医捋了捋胡子，他已经上了年纪，是太医院里最年长的御医，先帝年轻时就进了太医院，很受赏识。他的眼睛里有行医之人应有的善良和细致，还有长者的那种祥和。我不由地想起父亲，心中又是一阵刺痛。

“娘娘为何支走所有的人呢？”张太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，而是笑着问我。

我低下头，心里起伏不定，又有些紧张，表面却平静地说：“本宫是怕自己的病……怕自己的病情严重，她们就会去通报皇上，如今皇上正忙国事，不宜打扰。”说完，我抬起了头，隔着纱帘，但我相信张太医一定能感觉到我的目光里的坚定和不可抗拒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“张太医，请你告诉本宫。”

张太医沉思了半晌，我看出了他内心的犹豫和争斗，好久，他才开口：“娘娘，您的风寒很严重，一定要好好治疗，才可好得彻底。”他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娘娘，您已经有一个半月的身孕了。”

我无力地靠在牡丹丝绣的靠枕上，胸前起伏不定，心中一种压抑的哀痛，甚至



觉得呼吸都困难起来，茫然地看着身上的百子千孙被，上面鲜活的孩童图样一下一下地刺着我的心，在我原本伤痕累累的心口深深地刺了下去。孩子？我有了他的骨肉？之前细小的反应我并没有在意，就连月信也自认为是悲伤过度而推迟了的。孩子……孩子……这个时候，真不是时候啊！但是，心里却又有着巨大的喜悦，手不由自主地放在了平坦的小腹上，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我的体内孕育了。一半忧伤，一半喜悦，我有些茫然了。

“娘娘，恕臣直言，之前您悲伤过度，加上劳累，还有来势不小的风寒，这第一胎，”他迟疑了很久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“这第一胎，恐怕是保不住了。”

张太医的话如一盆冷水，当头浇下。我不断滑落的泪水，滴落在被面上，冰冷冰冷。我的心在下沉，抓紧了身上的锦缎外袍，指甲戳痛了手心。

“臣会尽力的，臣这就给娘娘开个药方。”张太医说着站起身，走到靠窗的桌边开始写药方。

我用最平静的语气说道：“张太医，你说的保不住，是什么时候会没掉？”

张太医的背影明显一僵：“娘娘，这个……随时都会。”

我把头靠在了红木床棱上，轻声说道：“张太医，不用开什么方子了。”我哀伤地笑了笑，“本宫的状态本宫自己知道，开什么方子都没有用的。”我的泪静静地淌着，被面的湿处逐渐加大，被面的小孩图样被我抓得扭曲了起来，如同我的心，被绞得生疼。

“张太医。”我支撑着身体，用此时仅剩的力气说道：“本宫有件事求你。”

张太医的眼睛在烛光下闪着疑惑和为难的光，他敛了敛神，说道：“娘娘请讲。”

我仰起头，看着床头幔帐顶端一颗硕大的东珠，好不容易才开口道：“张太医，若是皇上知道了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”我没有直接讲明自己的意思，因为我要求他的事，直接讲出来的话，他一定不会同意的。所以，我只有换一个方法。

张太医沉思了片刻，花白的头发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，他的眼睛里有世故，也有智慧。随后，他面带难色地说道：“娘娘，可是臣不得不报啊。”

我摇摇头：“张太医，其实你比本宫更清楚，若是皇上知道了这个孩子保不住，受牵连的人，一定是你们。他一定会让你们全力保胎，可是，你也清楚，这很难。皇上最近国事家事缠身，已经疲惫不堪，本宫实在不想看他再难过，如果在他不知



道的情况下，这个孩子掉了，本宫也可以说自己并未发觉。虽然依旧难过，但总比日日担忧好啊。这忧伤和痛苦，本宫一个人承受就好了。张太医，这样你们太医院也不会受牵连，不是最好吗？”我再次抬起头，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年过半百的老人，他经历的人间冷暖，以及在这皇宫里积累的经验世故比我多很多，我相信他会权衡利弊的。

“可是娘娘，”张太医犹豫了很久，开口道：“可是今日老臣来此，总不能查不出来啊。”

我笑了，看来他是答应了。“这个你不用怕，你回去就说来时本宫睡下了，你并未诊脉，开了祛寒退热的方子，惠菊就让你回去了。至于本宫这边，本宫自会交代好的。”说完，我从床角上的一只匣子里取出一张银票，伸出纱帘外，轻轻地说，“这个还请张太医收下。”手一松，那银票缓缓飘落在地，我拉了拉被子，闭上了眼睛。

张太医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睁开了眼睛，地上已经空无一物。我笑了，但却很哀伤。

惠菊带着小福子小禄子抬了一个新的火炉进来，我已经不若之前那般寒冷了。“惠菊，你过来，让他们先下去。”我朝惠菊招了招手。

惠菊给小福子和小禄子使了个眼色，就来到我的身边：“娘娘，您怎么了？”

我在她的搀扶下坐了起来，惠菊为我披了一件貂毛披肩，黑色的毛皮在烛火下发出油亮的光泽，本该冬日里才用的物件此时全部取了出来，我知道眼前这件是内务府昨日新赶制出来的。“惠菊，皇上带我回来之后，是否有请太医来诊疗过？”

惠菊摇了摇头：“回娘娘，没有。皇上带您回来的时候您正昏迷着，张德海通报西南的军情奏书到了，皇上犹豫了一下，就去了御书房。不过，皇上交代了我们，您醒了就去请御医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我的手轻轻地抚过那貂毛光滑的表面。突然，手上一紧：“惠菊，今日张太医来的事，若是皇上问起，你就说张太医来时本宫又睡过去了，因此，开了一张祛寒退热的方子就离开了。”

惠菊眨了眨眼睛，不解地看着我：“娘娘，这……”

我勉强一笑：“这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”说完，靠在绣枕上，手却不由得放在了小腹上，心里一阵疼痛。



惠菊没有再问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芷兰那里，本宫会跟她说的。”我起身下床，惠菊慌忙过来扶我。我摆了摆手，看着惠菊愣愣地站在那里，给了她一个宽心的笑，自己站直了身子，虽然感觉有些轻飘飘的，但睡了这么久，总算恢复了些精神。

“今晚你去做几样小菜，本宫想与皇上说说话。”我走到梳妆台前，拿起梳子慢慢地梳着头发，“一道一品天香，一道花好月圆，一道贵妃鸡，再做一样酒酿饼，这四样不能少的。”看着镜中苍白的脸和深陷的眼睛，我只能拿起胭脂来补。

惠菊走上来：“娘娘，奴婢知道了。”她死死地盯着铜镜中的我，眼中是诧异和迷惑。我没有看她，也没有再说话，直到她走到门边，才又开了口，“惠菊，再去备一壶好酒来，就要梨花白。”

这菜和酒，都是沈羲遥喜爱的。

我坐在铜镜前，用玉石细簪挑了些水红色胭脂，用温水化开，轻轻拍在自己苍白却扑过蜜粉的双颊上，再将绯色的口脂点在微启的朱唇上，轻轻晕染开来，薄薄一层，通透而湿润，而后，用藕荷色眉碳粉小心翼翼地描绘出最适合自己的柳叶眉。

身上的雪白贡锦纱羽缎芙蓉裙上，有着细细的白丝织就的凤凰图样，隐匿在层层褶皱中。乌发高挽，却只在顶端插一只纤丝镂空银缕凤簪，垂下细密的银白流苏，行走翩翩，回眸凝视，犹如回风舞雪，影度回廊，我打扮好了自己。

西侧殿里，琉璃镶边的圆桌黄地粉彩“佛日常明”套碗中是惠菊按我的吩咐做好的菜肴，此时正散着诱人的香气。菜肴中间，一只青花双龙的纹瓶中盛着最上等的梨花白，瓶的两边，各有一只金鍍梅花式杯。此时的西侧殿香烟缭绕，满室芬芳，屋内两侧的镶金珐琅三层烛架上，燃着十几根红烛，烛光将西侧殿映照得如同白日般充满了温暖的气息，最适合疲惫的人放松心情。

“娘娘，您看这两盆玉堂金马放在桌边可好？”紫樱和馨兰各抱了两个青花垂肩灵芝夔纹花盆走了进来，紫樱看了半天才问我。我一直痴痴地坐在最内间的美人榻上，直到听到紫樱的声音，才慢慢地回过头去，一刹那，满眼的缤纷暖黄让我如临仙境，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宁。虽然这只是粉饰过的祥和，但我仍然愿意沉醉其中，也许，今夜之后，一切都看不到了。

“就放在烛架旁吧。”我看了一下对紫樱说。然后，看着她们将花摆好。



我扫了一眼桌上的珍馐佳肴，目光落在了闪闪发光的那对金鑲梅花式杯上。手指无意间伸进了宽大的衣袖中，然后对紫樱和馨兰说道：“你们一个去小厨房看看有没有要端上来的菜，另一个去坤宁宫门外守着，皇上来了通告本宫。”

她们两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了西侧殿门外，我缓缓起身，走到花梨木大桌旁，望着其中一只酒杯，很久很久，恍惚之处，沈羲遥的脸浮现出来，我转过了身，不再看那酒杯。回眸处，灯火辉煌，满室馨香。

8 “娘娘，皇上来了。”紫樱匆匆地跑来。我一怔，时间似乎有一刹那的回溯，突然之间，我仿佛回到了那个人宫不久的清早，小禄子面带喜色地跑来告诉我皇帝走进了当时如同冷宫的坤宁宫，那时皓月还在我的身边，我还记得，紫樱立刻取来了一身樱粉的丝锦宫装。只是，那时的我根本不在乎他是否会来，甚至，我根本不在乎他是否记得我的存在。时光荏苒之中，一切都变了模样。

今日的坤宁宫，是真正的大义皇后的寝宫。在所有人的眼里，这里住着的是一个权倾后宫，隆宠无人可及的女子，这个女子为她的家族带来了最高的荣耀和地位，这个女人得到了天下女人想得到的一切。可是，我得到的是什么？是后宫争斗的疲惫？是善行恶果的失望？还是失去亲人的悲痛？也许，还有仇恨，那是诵经念佛也驱除不了的刻骨仇恨。



第二章 人间万事消磨尽

我安静地坐在西侧殿内室尽头的美人榻上，宛若秋日里薄云遮蔽下的明月，散出淡淡柔光，恬静平和。长长的裙角铺散开去，在脚下形成一个好看的弧度，我贤淑地微低着头，带着一抹流云翩然的笑，专注地看着手上的一本佛经。佛经上讲“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”，如今，该是拔出之时了，唯有如此，我和他，才会得到解脱吧。

沈羲遥走进来的时候带过一阵轻微的风，一缕凉意在暖如春季的西侧殿里瞬间就消失不见了，只留下一抹稍纵即逝的凉薄气味，却能清醒人的神智。我起身向他弯身施礼，长长的流苏在烛火的照耀下发出明亮的光。“恭迎皇上。”我的嘴边带着最美的笑，我知道这笑是妩媚销魂的。

沈羲遥快步走到我的身边，一把扶起了我：“不是说了不用这些虚礼的吗？”他的江牙海水祥云蟠龙袍上还有御书房里薄荷残留的香气。

我垂下眼帘，浓密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抹暗影：“皇上，这是应该的。”借着他臂膀的力量，我站直了身，“臣妾父亲的丧事让皇上费心不少，臣妾心中甚是感动。”说着，鼻子一酸，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





沈義遙的眼里满是心疼和怜惜。他伸出一只手，轻抚我的脸庞：“这是朕该做的。毕竟……”他停了片刻，继续说到，“毕竟凌相是我大義功臣，又是朕的岳丈。”

我在心里冷笑，功臣？岳丈？沈義遙你把我的父亲当作过功臣吗？你的心里，还会把他当作岳丈吗？恐怕，他只是你的眼中钉，肉中刺吧。于是，我带着感动的微笑说道：“臣妾之前一直都在丧父之痛中，皇上为了这个操心不已，对皇上的感激，臣妾始终力不从心。”我抿了抿嘴，“今日回到坤宁宫，做了皇上爱吃的菜，想和皇上说说心里话。”

吸了一口气，我走到离沈義遙很近的地方，用仔细修饰过的勾人心魄的明眸看着他，这双眼睛里，有一层极淡的烟波，却是最撩人心弦的。他明显一震，眼里闪过一抹惊讶和疑惑，但很快，代之而来的是惊艳和赞赏，还有浓浓的欢喜。

他的手突然伸了过来，我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护着自己，后退了一步，他修长的手尴尬地停在了半空中，脸上带着僵硬的笑容。我发现自己失了态，连忙走到他身前，嗔怒地笑着说：“皇上吓到臣妾了。”说完，将头靠在了他的胸前。他抱紧了我，这样的拥抱让我有一种反感和厌恶。

终于，我拉了沈義遙坐在桌前，惠菊、馨兰走了进来，每人端着一个粉彩蜜蜂牡丹纹碗，她们身后，是坤宁宫侍从，整齐地站在四周和门外。

我站起身，接过惠菊手上的碗，里面是极品燕窝。我轻轻地吹了吹热气，端到沈義遙的面前：“皇上劳累了一天，先喝碗燕窝吧。”沈義遙正要伸手去接，一直站在一旁的张德海立即走了上来，接过我手中的碗，拿出一根长长的银针，探入碗中，我一愣，松开了手，心里有些不悦，心跳却很厉害。之前沈義遙在坤宁宫用膳，是御膳房送来的，是否有毒早已试过，今日却不同，张德海要试，也不足为奇。我也想到了，只是看到银针，还是一惊。

银针探进碗中，片刻取出，依旧光亮无比。虽然有点不悦，但我还是笑了，起身从张德海手中接过碗，碗上有微热的温度。我俯身将燕窝轻轻地放在了沈義遙的面前：“皇上，快用了吧，有些凉了昵。”我的眼睛一眨不眨。

沈義遙看了一眼张德海，似乎是责备：“这是做什么，难道薇儿会害朕不成？”张德海连连告罪。

我平和地坐下，对沈義遙说：“依臣妾看，皇上不仅不能怪张总管，还要褒奖

他。这膳食是最大意不得的，即使是臣妾这里，也是要试的。”说完，拿过张德海手中的银针，一一探入桌上的菜中，小心地旋转着，然后，再拿出，银针无一例外地闪着光芒。如果他信任我，就会阻拦我的此番举动，可是，他没有。我的心中尽是失落，还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苦闷。

我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，一边试一边跟沈羲遥随意地说着话：“这道是羲遥你最爱吃的一品天香，臣妾特意让他们做的，不知和御膳房做的一样不一样？这是花好月圆，臣妾经历了丧父之痛，幸得皇上在身边，臣妾万分感激，做了这个有彩头的菜，希望皇上能喜欢。”沈羲遥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一种欣喜，还有一丝狡黠。

桌上的菜试了一圈，最后，我的目光落在了酒壶上，有些紧张，手心发出了细微的汗。沈羲遥看了我一眼，一摆手：“朕说了，不用的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揭开壶盖：“皇上，既然试了，自然是要都试的啊。”

“薇儿，太医来瞧过了。怎么说的？”沈羲遥在张德海小心布菜的同时，问了一句。

我夹了一片莲藕在盘中，停下了手，目光对上他深情款款的眼神，嫣然一笑：“皇上，臣妾没有大碍，只是在明镜堂里受了风寒而已。”我淡淡地说着，夹起藕，正要送入口中，突然，腹中一阵疼痛，手一抖，洁白的藕片掉在了金玉镶边的瓷盘中。

沈羲遥放下手中的筷子，伸手拉我，他的目光里尽是担忧。

我觉得自己全身都渗出了细小的汗水，强忍着拿起酒壶，站起身，给了他一个宽心的笑，将梨花白倒入面前的一对金盃梅花式杯中，白色透明的琼浆落入杯中，发出叮咚悦耳的声音。我看着自己左边的那只杯子，稍作犹疑，递到了沈羲遥的面前。

“皇上，”我举起酒杯，“臣妾敬皇上一杯，以示臣妾感激之情。”说完，一饮而尽。

沈羲遥看了看我，一仰头，杯中酒尽数被他饮下了。我满含笑意，缓缓坐下，满室的灯火辉煌，沈羲遥的脸在柔和明亮的烛光下很是俊美，没有了皇帝的戾气，多了一份书卷之气。如果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我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眼前这个人，就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。可是，他是皇帝，我时刻提醒自己。他要为他的江山，

